

月，而且还因右手指被切断四个而住院，等等，真是坎坷的后半生。

现在，我一边耕种10公亩^①果园和10公亩菜园，一边担任川之江宣传委员，农协理事，残疾人团体理事，姓氏总代表，军人养老金协会董事，老人会董事等，以尽微力。这当然是站在对过去在中国所犯罪行赎罪的立场，特别是考虑到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应该正确地生活，于是为日中友好、反对战争、争取和平而活动。

我的兵种原来是工兵。在“苏满国境”有广阔的潮湿地带，需要有作战用的公路，所以创建了公路队。在这里，日本军队人少，当然就要使用中国人修筑道路，于是把他们组编装备起来。从化雪的春4月到8月，用“勤劳奉公队”的名义，率领从东北各地集合来的农民，把湿地的泥土垫高，修成公路。从9月起运砂石铺筑路面，是使用中国战场上的俘虏，这个手记所述就是当时的情况，是我的反省记录。已经过了将近30年，凭记忆叙述的内容已经淡忘了，但是，对于中国各位国民来说则是难以忘怀的痛恨事。我由内心表示歉疚。战争必须极力避免，尤其是侵略别国，绝对不行。但是，如果受到别国侵略，那也必须站出来保卫国土。

（大西馨）

① 每公亩等于100平方米。——译者

血的会餐

——炮轰集市的抢劫

富崎敏夫

(炮手 兵长)

自1945年1月开始行动的独立步兵109大队450人，在坪内中佐指挥下，对长清、济阳县的谷仓地带，像巨大的毒蛇吞噬猎物一样，到处留下了血迹。这就是那年春天进行山东作战的掠夺行军。穿着温暖的蓝色呢绒外套，低低地戴着防寒帽，脸膛被太阳晒得通红，傲慢地骑在马背上的大队长，同军官们一起，带着士兵，那些士兵背着被掠夺来的东西塞得几乎要破的背包，满是泥垢的漆黑脸上只有眼睛在闪着光亮，像饿鬼似的。这样长长的队伍，到达离济河县城只有几公里的这个小村，正是要过春节的1月30日午后3时左右。在这座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子里，每家门上都贴着全新的用红色和蓝色纸写的春联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。但是，在日军侵人的今天，家家户户的门都严紧地关闭着。村里像忍气吞声那样十分安静。

不久，本部指挥班长大声喊道：“准备就地宿营，各队联络员集合！”

“啊，在这样的地方宿营！不用一个小时，不就到了济

河县城吗？”稳稳当当坐在新兵运来的干草上抽着烟的田边上等兵，不满意似的说道。

“田边，见不到城里那个女的了把？噢呀，这儿有比县城更方便的好处呀，哈哈……”宫崎眯着他那毛茸茸脸上的眼睛，做着干杯的手势笑着说。

“混蛋，你可是受过三个月教育的呀！光论岁数，你也是一个应当让人佩服的男子汉啦！”第二天上午10点前后，田边上等兵把对新兵演习——而且是指名挑选参加的演习的不满，发泄到在他跟前蠢笨得像根木头似的满脸胡子近40岁的新兵身上，冷不防，啪！啪！打了他两三个耳光。不一会儿，近40名新兵，在像锯齿一样坑洼不平的冻得硬邦邦的道路上，把炮车咕噜咕噜地推着，通过村子，拉到了北边的大田里。村里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。院子里铺满了干草，拴着驮马，到处是马粪。家具和衣服像是抽掉鸡内脏似的被扔了出来^①。每当风吹来时，鸡毛便满天飞舞。

“现在为什么又想起要搞什么演习来啦？妈的，真没意思。”宫崎把步枪皮带背在肩上，两手插进口袋，和田边并着肩，在新兵们后面四五米处，一边发着牢骚，一边环顾左右说道。

高山、佐藤、齐木，哪一个都是当过五年兵的上等货。

“立定！”金山曹长用高亢嗓音发出了号令。这里在宿营村以北约400米，到北边村子约有七八百米。在毫无遮挡的大田里，北风毫不留情地吹袭过来。小队长福富曹长和分队长木下军曹互相谈论着什么而走慢了，一看到新兵站下，就大步

^① 日本人不吃鸡心、鸡肝等鸡内脏，所以吃鸡时通常是把鸡内脏全部扔掉。——译者

走近前来。

“喂，宫崎，你们五个人在那棵树下警戒。”他们指着离这里300米远的东北稀疏树林命令道。

“是。”宫崎敬礼完毕，向四个人发出号令，一只手拿着枪跑去了。在林中很快搜集了枯枝点上火。围着点起来的火，五个人烤着手。新兵那炮口朝向北面村子，开始进入阵地演习，可以听到木下军曹大喊的声音。在新兵的头上面，标杆^①落了下来。

“这次的新兵真不顶用呀！”宫崎轻蔑地说道。他倒着水壶里的日本白色甜米酒，咕嘟咕嘟地喝着。

“啊，喂，谁骑马来了？”

“什么？马？”五个人的眼睛同时集中在宿营村子的方向。

“喂，是中公^②呀！”高山推了推宽大的赛璐珞眼镜说道。

“喂，佐藤，你拿着枪站到那边。”宫崎慌忙说道。

被称作中公的北见中尉，策马飞奔，在新兵面前停下，对福富曹长说着什么。福富曹长指着这里报告着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中尉骑马跑了过来。值班的高村兵长气喘吁吁地跟着。

中尉下了马，猛然抓住长军刀，把罗圈腿上的马刺弄得稀里哗啦地响着，一直走向树林。

“在执行警戒中，没有情况。”宫崎一并军靴后跟，咯噔一声，敬了个礼。中尉从没有镜框的眼镜下面，用像蛇的冰冷眼光，锐利地环视了一下四人，挺着胸点点头。从北面

① 标杆是炮的瞄准用具，是不足一米的细长铁棍。——原注

② 中公是日本士兵对中队长的蔑称。——原注

村子不断可以听到笛子和大鼓的声音。中尉拿出双筒望远镜，目不转睛地眺望着那边，不一会儿，把望远镜拿了下來，看着福富的脸，扭歪薄薄的嘴唇笑了。

“喂，宫崎，明天过年，今天晚上搞除夕会餐。从现在起搜集材料，具体的事接受福富指挥。”中尉话声稍一停顿，便再一次用锐利的眼光环视四人的脸，轻蔑地一笑：

“所以，指名要你们的。好吧，好好干吧！”中尉只说了这么一句，便背向规规矩矩站着的四个人，大摇大摆地骑上马走了。

在木下军曹指示下，新兵挖着炮脚的坑。宫崎在稍微离开的地方用炮队镜^①窥视，离集市约800米。这个集市离城门约100米，设在稍低的地方。集市里，红色长条旗迎风飘扬，下面排列的像是售货摊。白色的热气，冒着烟，向左方细长延续着。卖菜、卖肉、卖衣服等等的各色摊子摆开，提着篮子的女人们像是不知买什么好似的在人群里到处挤来挤去。

“这家伙不坏呀。”舔着舌头的宫崎和田边对看了一眼，微笑了。

“标杆的方向，摆正炮口！”木下军曹的尖声号令，打破冻结的空气似的响着。炮车发出嘎嘎的响声。新兵紧张地准备射击。

“喂，宫崎，信号呀！”看着右手树林方向的田边高声大喊道。在树林中上下挥动着红色小旗的宫崎，很快跳进炮座。小旗刚一往旁边摇动，就打破了安静的空气。砰砰，嗖嗖，五六发步枪子弹远离头上飞去。

① 炮队镜为大型望远镜。——原注

“准备发炮！”木下军曹的嘶哑声音响起。咔嚓一声刚把弹药装填完毕，宫崎就使劲握住大炮的拉栓。

“班长，圆内^①出现一个老婆子。”宫崎说。

“什么？婆子？”木下问道。

“孩子也临近圆内。”宫崎说。

木下军曹抽动了一下眉毛：

“没关系，宫崎，打！”

宫崎拉了大炮的门栓。咕咚！沉重的炮声一响，从炮口喷出火来。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。轰隆！随着炸裂的声音，打中了离野外集市约有五六十米远的大田中的一棵树。惊人的尘土飞扬，无数黑色土块飞到空中，然后慢慢落到地面。

集市的人群一瞬间呆立不动，等明白了是炮弹，人群像潮水似的涌向城内。集市中慌忙包上东西挑起就跑的人，只是拉着驴子逃跑的人，都奔向城门……步枪像追赶似的啪啪响着。树林里，金山曹长带着30名士兵，像狗吠似的叫着，闪着刺刀的光亮扑向集市。宫崎和田边炮击刚一完毕，在木下军曹命令下，为了从侧面保卫金山的队伍，插上刺刀，像飞似的跑到田里。“是这儿。”宫崎等人站了下来。在冻结的大田当中打开一个大坑，从坑口冒出的白烟充满硝烟气味。在一棵树下有个女人被摔倒在地，身上偎靠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，一边哑着嗓子哭，一边摇动着女人的身体。

“啊，是刚才的婆子。”宫崎等人气喘吁吁，嘴里吐着白气，慢慢走近旁边。在这个寒冷的天气，那孩子连帽子也不戴，短短的棉衣露出手脚，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，漆黑的大眼睛湿润着，被寒冷冻得发紫的双颊滴着很大的泪珠，小

^① 圆内指大炮瞄准器上表示命中范围的圆圈。——原注

小的嘴唇颤抖着。这个孩子的眼睛闪着愤恨的目光，立刻又转过身去搂着母亲的身体。母亲将近50岁，刻着深深皱纹的脸被痛苦地扭歪，像草叶般发青。泡在血里的下半身，大腿从根部被炸断，白色的大腿骨在热血中突出地显露出来。

“嘿嘿，所谓腿骨没想到是这么粗呀！”宫崎用军靴把那条腿猛力踢起。

“干什么？”孩子尖锐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发抖，大眼睛闪亮地瞪着。

“嘿嘿……喂，崽子，就那么生气吗？嘿嘿嘿……”宫崎一边盯视，一边张开胡子下面的嘴笑着。

“喂，田边，把这个婆子扔进坑里吧。”

“好。”田边抓着母亲的脖领，开始顺地拽。孩子一下子站起来，一边放声大哭，一边用两手抓着田边的手拼命想要拉开。

“讨厌，这个崽子！”田边用右手把他推开，孩子的身体翻了个筋斗。孩子又站了起来，拽住田边的手咬了一大口。

“好疼！这个畜生！”田边不由得把手放开。宫崎哈哈大笑。孩子搂住妈妈，抬起头来瞪着田边的脸。田边脸通红，抓住孩子脖后的头发，像要薅掉似的往外拉。他突然猛力把孩子推倒在冻结的田垄上。孩子哇的嚎啕大哭起来。

这次，田边抓住母亲脖领哧溜哧溜地拽着，拉到炮弹坑的边缘，抬起脚来把母亲的尸体踢进坑内。尸体转了一大圈，脸朝下掉了进去。田边抓住孩子脖领，举在空中，来到大坑那里——“喂，崽子，孝顺你妈妈去吧！”一下子把他扔到母亲的上面。然后，不管孩子怎样惊叫，大家跑向集市。

在炮轰和步枪射击下，老百姓避难去了。集市上现在到处奔走着晃动刺刀的士兵。扔出去的摊床，翻过来的草席^①，饺子和烧饼、肉和蔬菜乱丢在地上。肉、菜、年糕顺便扔进大筐里，集中在南侧的大田，10来个新兵围成一群看守着。其他的新兵还像野狗一样，在集市中到处搜寻，把饺子塞满了嘴，把烧饼扔进布袋里。在城门那里避难的村民看见这种暴行，气得浑身哆嗦，五六个人忍不住向集市跑来。

“来了吗？这些家伙。”担任警戒的宫崎和田边慌忙朝城门开枪。跑出来的五六个人猛然站住了，但是，愤怒的咒骂声却越来越激烈。

还在拼命搜索的士兵们也被枪声吓得呆若木鸡。“撤退啦！筐子，上前边！”金山曹长尖声喊道。士兵们都集中在田地里。装满掠夺品的筐子已经向前倾倒似的被抬走100米。紧跟在后面的的是扛着枪的士兵，而重新拥到集市来的老百姓的咒骂声也一直跟随在他们后面。

当天夜里，在南面的村子里，鬼子们的酒宴开始了。分队长以上都集中在指挥班。从邻近地方抢来的桌子上面，并排放着盘子和碗，烤整鸡和油炸食物，饺子，去过涩味的柿子、梨等水果，到处都是一堆堆的，堆得很高。其间还有士兵揩油弄来的五六瓶酒，每瓶一升。点了很多盏灯，这些灯是在碟里放上油，加上灯芯点着的。灯光轻轻摇晃，闪亮地照射着桌上的饭菜，照着围坐下来的下士官同军官的脸。中尉摆着领导架子慢慢走了进来。他轻蔑一笑，透过眼镜，眯眼注意环视一下四周，一屁股坐在红漆交椅上。

“喂，福富，今天你辛苦啦。这是非常好的年夜饭。”

① 用高粱秆编的垫子。——原注

中尉转动着眼珠，环视四周的饭菜说道。

“是，光过个旧历年，这些家伙也太奢侈浪费了。”福富曹长得意洋洋地挺着胸说道。

“队长，刚才把饭菜送到本部去了。大队长说向大家问好。”指挥班长林田军曹居功自傲地说道。

“唔，是吗？那是大队长也很喜欢吃的东西呀。”中尉接着又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啊，林田军曹，那么，现在中队拿枪站岗的有几个人？”

“是！一个人。”林田军曹回答说。

“哼！”中尉稍稍皱了一下眉头，眼光像要穿过外面黑暗似的大声命令说：

“喂，再加一个人！”

“是！”林田军曹立刻出去，大声喊叫着传下命令。

“对于队长的战术，我是佩服到家了。”

“啊，队长，干一杯。”福富曹长钦佩地稍低着头，向上翻着眼珠看中尉，拿起一个瓶子，把倒在花纹茶碗里的酒咕嘟一声喝干了。

“是吗？来劲儿了吗？”中尉满足似的笑了。

“噢，只干掉一个婆子。”木下军曹说道。

“什么？婆子……”中尉问。

“那是正在炮击的时候特意跑到圈内^①来的。”军曹回答说。

“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呀，哼，对这群家伙来说要算最小的损害了。没有朝集市当中开炮，甭管别的，只这一点就是皇军的仁慈。哈哈……”

^① 圈内指炮弹碎片飞散的范围。——原注

鬼子们的大笑震响了墙壁。像秃头妖怪似的影子，被油灯的光线微微摇晃着，令人害怕地映在顶棚上。随着寒冷的夜气，从旁边的屋子传来了像是喝白酒已经醉了的士兵们嘶哑喊叫的声音。

往那迎接新春、笑语喧闹的和平村子打炮弹，不只是不讲道理地抢走了他们辛勤的劳动成果，而且还残酷地杀害了没有任何罪过的老太婆。这个残忍的人就是我。为了同野兽一样满足口腹之欲，光是为了这个目的，竟安然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。对当时无耻的自己，现在由衷感到羞愧，悔恨不已。

简 历

学历：旧制初中毕业

旧部队名：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步兵炮中队

年龄：41岁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现在成为问题的什么“进入”^①，那是不合乎道理的说法。当然是“侵略”……

我在苏联过了连续五年的俘虏生活。1950年7月中旬，作为对华战争嫌疑犯，转入满洲抚顺市特别战犯管理所。在中国战犯管理所关押中，因肋膜炎而在满洲铁路医院住院约一年。住院中又由于左肋骨静脉血栓而动

^① 笔者写这篇短文，是针对日本当权者有意篡改日本国定教科书，把日本历年发动的侵略战争、侵占亚洲各国的领土（当然包括中国）一律写作“进入”。——译者

了手术。1956年4月前后出院，继续在管理所医务室治疗。自1956年5月开始审判，此后免于起诉，拿到回归日本的证明。同年7月5日乘兴安号船在舞鹤港上岸，以后复员。侵略中国后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——这是我们在中国搞的战争的实际情况。“进入”，这种普通的词句是表现不出来的。的确是“侵略”。很多日本人侵略过中国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

为什么不能把真实的情况明确地、老实地流传下去？我在中国抚顺收容所能够反省到：“侵略战争才是对人类来说不能允许的背叛”。在中国，日军的残暴不只是个人的问题，而应作为侵略军的全体问题来揭露——这才是重要的。我们要反对侵略战争，为和平而生存。现在，我感到有可能又走上过去的老路了，我有这种担心。我认为，侵略就应明确地叫作侵略。这也是体验过侵略战争者的责任。

（宫崎敏夫）